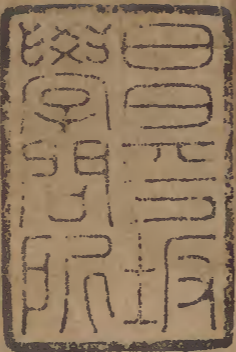


易學義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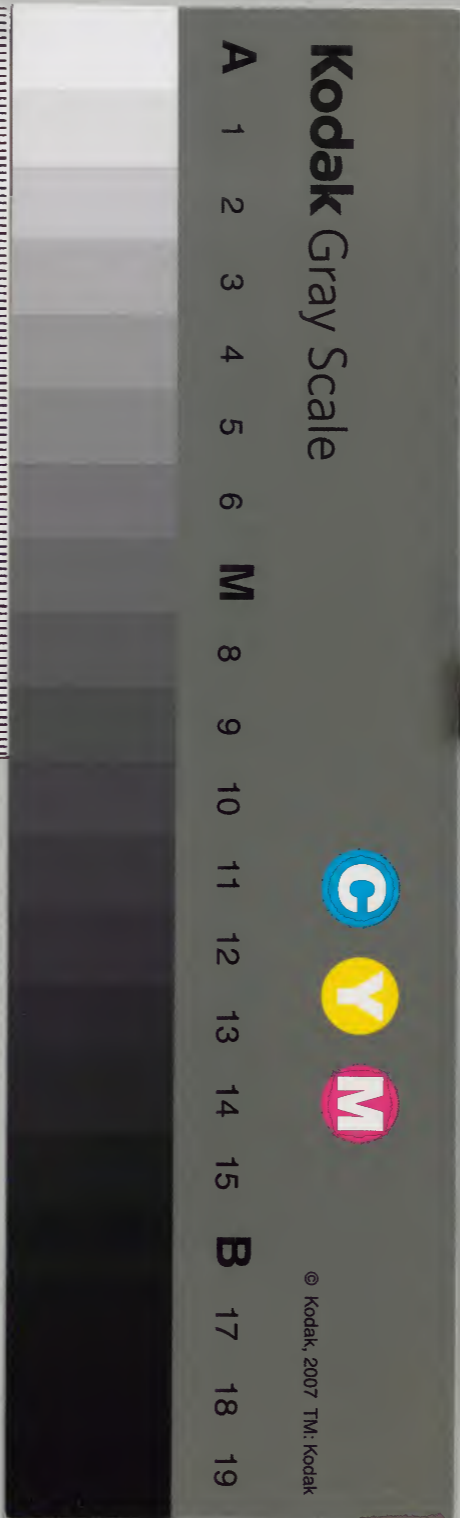
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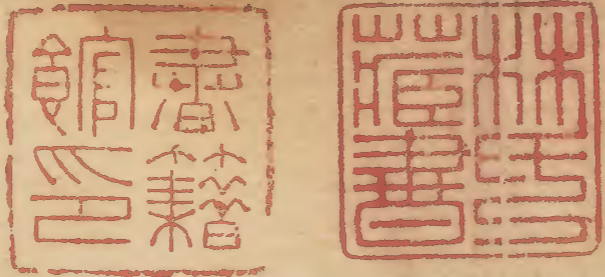


			八	三	漢
			六	六	書
			一	六	門
			一	〇	
			冊	架	函
			號	類	

			八	一	漢
			三	六	書
			一	〇	
			二	〇	
			架	冊	函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136
冊數	10 (7)
函號	273 34





易學義林下經卷之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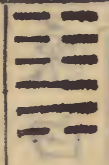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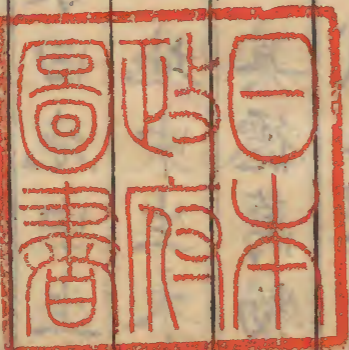
慈谿顏鯨應雷甫主著

男顏子望輯

後學鄭光弼

華亭後學姚體文

姚士芳同校



巽下坤上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升進而上也內巽外順九二剛中而五應之

淺草文庫

是以元亨用此道以見大人不假憂恤而有
前進之吉也

彖曰柔以時升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用
見大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

象曰地中生木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地中生木長而上升君子觀升之象以順修
其德萬物之進皆以順道也善不積不足以
成名學業之充實道德之崇高皆由積累以
高大也○甯越中年之鄙人苦耕稼之勞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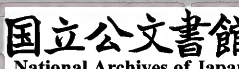
其友曰何為而可免友曰莫如學學三十歲
可以達矣甯越曰請十歲人將休吾將不敢
休人將卧吾將不敢卧學十五歲周威公師
之矢之速也不過二里止也步之遲也而百
舍不止也今以越之材而不止且為諸侯師
况材過越而功不息其積小以高大宜何如
初六允升大吉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初以柔巽居下巽之主也九二以剛中之德
上應於君當升之任者也初之柔巽惟信從

九二之賢與之同升乃大吉也○周室衰微
經殘教弛孔子閔王路廢而邪道興於是論
次詩書脩起禮樂七十子之徒相與誦法而
傳習之七十子之服孔子此允升之義也其
後散處諸侯之國大者為師傅卿相小者友
教士大夫子路居衛子張居陳澹臺居楚子
夏居西河子貢終於齊如田子方段干木之
屬皆受業於安夏之倫為王者師非止合志
而大吉者乎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象曰九二之孚有喜
也
二陽剛而在下五陰柔而居上自古剛強之
臣事柔暗之君未有不為矯飾者也惟内存
至誠不假文飾於外如禴祭之簡質誠敬可
通於神明有喜而無咎矣○漢武之世汲黯
最戇而帝不怒東方朔恢諧而帝特容安用
文飾乎不然曹操挾震主之威垂涎漢鼎乃
讓還三縣以示挹損高歡耻逐君之醜事東

魏孝清帝甚恭可謂之誠乎
 九三升虛邑象曰升虛邑无所疑也
 陽實陰虛而坤有國邑之象九三以陽剛當
 升時而進臨於坤如入無人之邑無所疑阻
 也○王渙之令洛陽也居身平正邑無不化
 之民發摘奸伏下無可遁之情寬猛得中城
 有神君之號其下令如流水公庭可羅雀壘
 遂之治渤海也單車甫臨而威信遍於羣屬
 號令一布而刀劍化為牛犢德政洞達疾於

摧枯解若破竹升虛邑之象也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象曰王用亨于
 岐山順事也
 四以柔順之才處大臣之位當上升其君之
 道下升天下之賢已則柔順謙恭止其分焉
 分雖當止而德則當升也道則當亨也昔文
 王率商之叛國以事紂獻洛西之地以進言
 內文明外柔順能享王業於岐山吉而無咎
 也其次若秦誓所謂休休之夫臣能容賢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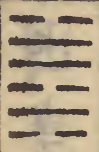
國而聖經取以垂訓得萬世相天下之法亦庶乎

六五貞吉升階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以陰居陽當升而居尊位有九二之賢能貞固而信任之則可以致天下之大治允升斯世於大猷若登進自階升之所由易也恭已無為之治由於九官之任垂拱守成之業由於周召之賢蘇子所謂拱手垂裳而天下向風意馳色授而海內震恐蓋爵賞不為勸而

為天下得人者仁覆於無窮鈇鉞不為威而純心用賢者大畏於民志古之明王不越階序而天下治者用此道也象曰冥升在上消上六冥升利於不息之貞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以陰居升極昏冥於升知進而不知止無適而利惟能反其求進不已之心移於進德則何善如之孔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使以喻利之心而喻義則義不可勝用也陽

虎曰為富不仁矣為仁不富矣使移為富之心而為仁則仁不可勝用也○漢元時張敞欲令民贖罪致穀蕭望之與少府李彊議民凶陰陽之氣有仁義欲利之心在教化之所不助雖堯在上不能去民欲利之心而能令其土不勝好義也雖桀在上不能去民好義之心而能使民不勝欲利也欲利則為桀之民是謂冥升好義則為堯之民是謂不息之貞趨向可不慎歟噫大哉易之為道豈一端而已

乎故訟之終凶移之自訟則吉隨之說隨用之詭隨則凶乾之初九有勿用之戒而仲尼歷聘於窮途咸之上六有謗口之規而孟子好辨以明道晉之初未可以速進故貴於權如之退然顏子最久而進未正益之上不可以過益故忌於或擊之傷然大舜已老而謙受益故曰易道無窮不可為典要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坎下

兌上

入言

言不訟

訟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坎險兌說處險而悅是身雖困而道則亨也
困而能亨則得其正乃大人處困之道不惟
其道自吉樂天安命乃不失其吉也况隨時
善處復有裕手故吉且無咎有言不信當困
而言人誰信之惟深自韜晦不可尚口乃窮
○包丘子飯麻蓬藜脩道自屋之下晉裴仲
羊仲治車為業挫簾逃名蔣元卿還杜陵荆
棘塞門可謂身困而道亨矣

彖曰困剛掩也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以亨其唯
君子乎貞大人吉以剛中也
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水下漏則澤上枯故曰澤無水困君子當方
困之時既盡其防慮之道而不得免則命也
當推致其命以遂其志窮塞禍患不以動其
心行吾義而已苟不知命則恐懼於險難墮
獲於窮阨所守亡矣○春秋傳虢之會魯使
叔孫豹如會尋盟以脩好弭兵尋盟未退而

魯伐莒取鄆楚令尹圍將以叔孫豹為戮樂
王鮒求貨又弗與趙文子謂叔孫曰夫楚令
尹剛而尚寵若及必弗避也子盍逃之對曰
豹也受命於君以從諸侯之盟為社稷也若
魯有罪而受盟者逃魯必不免是吾出而危
之也請為戮也夫戮出於身實難自他及之
何害苟可以安君利國美惡一也文子將請
之於楚樂王鮒曰諸侯有盟未退而魯背之
安用齊盟縱不能討又免其受盟者晉何以

為盟主必殺赫孫豹文子曰有人不難以死
安利其國可無愛乎若皆邠國如是則大不
入喪威而小不見陵矣何敗國之有吾聞之曰
善人在患弗救不祥惡人在患弗去亦不祥
必免赫孫固請於楚而免之赫孫臨死不避
以安社稷可謂致命矣○蘇竟曰良醫不能
救無命疆梁不能與天爭故天之所廢人不
能與君子之處困亦致命而已矣○楚伐陳
焚西門使降民脩之孔子過之不軼子路問

曰禮遇三人則下車二人則軼陳脩門者衆矣夫子不軼何也孔子曰吾聞之國亡而不知不智知而不爭不忠爭而不死不廉今陳脩門者不行一於此上故不為軼也然則君子之貴於遂志久矣

初二臀困於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初六陰柔處於至卑臀之象也本與四為正應而四方居困不能援助猶株木之不能蔭

覆於物故為臀困於株木陰柔之人既不能免於困益迷暗而妄動無自主之勢如入幽谷而三歲不覿也○昔鮑焦隱於周末荷擔採樵拾橡充食子貢遇之謂曰吾聞非其政者不履其土汚其君者不受其利今子履其地食其利可乎鮑焦曰吾聞廉士重進而輕退賢人易愧而輕死遂木立枯焉其亦困於株木者乎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享祀征凶无咎

象曰困于酒食中有慶也
酒食人之所欲醉飽過宜則及為所困矣九
二有剛中之德以處困時雖無凶害而又困
於得其所欲之多上有九五剛中之君道同
德合必來相求故云朱紱方來在困之時利
用至誠如享祀然自能感通於上自昔賢哲
困於幽遠而德卒升聞道卒為用者惟自守
至誠而已若不至誠安處以俟命往而求之
則犯難得凶乃自取也將誰咎乎○楊誠齋

曰九二陽剛之君子為初六六三二小人所
揜九二吐而去之簞食歎飲有方丈之不如
草羹木茹有列鼎之不易所困者酒食之末
而已吾何困哉然戶庭之不出紱冕之自來
粢盛之弗設精誠之自通有吐食脫服而不
得免者何也上有九五之君與已同德而不
與小人同道故也使左右能止即墨之封閔
張能間孔明之密則困之九二不足徵矣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

急乃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
諛之秦王以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
藥使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後悔使
人赦之非已死矣非之不用於韓王困于石
也使秦未及用李斯害其寵據蒺藜也卒下
吏飲藥而死妻其可得見耶非之困于石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象曰來徐徐
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
惟力不足故困亨困之道必由援助當困之

時上下相求理當然也初六九四之正應九
四處位不當不能濟物而初六方困於下又
為九二所隔故其來遲疑而徐徐是困于金
車也已之所應疑其少已而之他將往從之
則猶豫不敢遽前豈不可羞吝乎有終者事
之所歸者正也初四正應終必相從寒士之
妻弱國之臣各安其正而已苟擇勢而從則
惡之大者不容於世矣○後漢王霸少立高
節光武連徵不仕霸與同郡令狐子伯為友

後子伯為楚相而其子為郡功曹子伯遣子奉書於霸客去而久卧不起妻怪問其故霸曰向見令狐子容服甚光舉惜有適而我兒蓬髮歷齒未知禮則見容而有慚色父子恩深不覺自失其妻曰君少脩清節不顧榮祿今子伯之貴孰與君之高君躬勤苦子安得不耕以養既耕安得不黃頭歷齒柰何忘宿志而慙兒女子乎霸遽起而笑曰有是哉遂共終身隱遁○楚老萊子逃世耕於蒙山之

陽荒葭為牆蓬蒿為室衣緼飲水墾山播穀楚王使人聘以璧帛不來王遂駕至老萊之門老萊方織畚王曰願先生臨之老萊子曰僕山野之人也不足以守政王復曰願終變先生之志老萊子曰諾王去有間其妻戴畚挾薪而歸謂老萊曰是何車跡之衆也老萊子曰楚王欲使吾守楚國之政妻曰妾聞之可食以酒食者可隨以鞭撻可授以官祿者可隨以鈇鉞今先生食人之酒肉受人之官

祿此皆人之所制也。居亂世而為人所制，能免於患乎？老萊子遂隨其妻，至於江南而止。此寒士之妻，能安於正者也。○楚鍾儀被俘於晉，南冠而縶，樂操南音。吳入郢之歲，申包胥倚秦庭而哭，七晝夜不絕聲。秦哀公憐之，為出師援楚。○魯哀公十二年，公會吳于橐臯。吳子恃強而弱，魯使太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結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

為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乃不尋盟。又微會于衛，衛侯會吳于鄭盟，而卒辭。吳人藩衛，君之舍子貢請東，帛以行語及。衛故太宰嚭曰：「寡君願事衛君，衛君之來也。」曰：「緩故將止之。」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于眾。其眾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讐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讐也。且合諸侯而執衛君，誰敢不懼？隨黨

崇讐而懼諸侯或者難以霸乎太宰嚭悅乃
舍衛侯此弱國之臣安於正者也
九五劓刑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象
曰劓刑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
祀受福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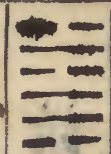
上下皆揜於陰為其傷害劓刑之象也五雖
在困而有剛中之德下有九二剛中之賢道
同德合徐必相應而來共濟天下之困是始
困而徐有喜悅也人君在困時宜求天下之

賢若祭祀然致其誠敬則能致賢才而濟困
矣○漢昭烈降於袁紹客於劉表敗於當陽
之長阪進無尺土之階退無容足之仄非劓
刑之困乎幸遇孔明之賢驅策關張規取益
州祀漢配天中興漢鼎非困於赤紱乃徐有
悅乎君臣相得魚水交懽如利用祭祀而誠
意孚也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臲曰動悔有悔征吉象
曰困于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物極則反事極則變上六以陰柔悅體處困
 之極為困所纏束而居高危是困于葛藟與
 臲卼也動悔者動輒有悔也有悔者自咎其
 失也能悔如此則往而得吉矣○柳宗元文
 章名一世初以汲汲寵利陷王伾王叔文輩
 執誼之黨任文敗貶永州司馬元和十年徙
 柳州刺史崎嶇蠻瘴間深自悔悟作懲咎賦
 又作閔生賦以自悼悔過痛切歸於義命晚
 歲氣象殊勝於前雖終死柳州然其心事足

白於後世君子憐之是始有葛藟臲卼之困
 後獲有悔征行之吉也嘗誦其登柳州城樓
 詩城上高樓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驚風
 亂颭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牆嶺樹重遮千
 里目江流曲似九迴腸共來百粵文身地猶
 自音書滯一鄉良甚悲切



巽下
坎上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来井汔至亦未
 繙井羸其瓶凶

以巽木入坎水之下而上出其水故為井邑
井可改而井不可改汲之而不竭存之而不盈
故無喪無得而往者來者皆得以井其井也
井以濟用為功若幾至未及用亦與未下繙
於井同也所以君子之道貴於有成掘井九
仞而不及泉猶為棄井羸敗其瓶而失之其
用喪矣是以凶也

彖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改邑不
改井乃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繙井未有功也羸

其瓶是以凶也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勞民者以君養民勸相者使民相養皆取井
義○季康子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
尼不對私於冉有曰求來汝不聞乎先王制
土藉田以力而賦其遠通賦里以入而量其
有無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於是乎有鰥寡
孤疾有軍旅之出則徵之無則已其歲收田
一井出稷禾秉芻缶米不是過也先王以為

足若子季孫欲其法行則有周公之籍矣若欲犯法則苟而賦又何訪焉仲尼以賦本出於商賈所居之里量其利入之多少以為差田已出稅又加賦焉其失先王勞民勸相之意多矣故不對而康子平行之此仲尼所以鳴鼓而攻冉求也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

井以陽剛為泉上出為功初六以陰居下故

有此象蓋井不泉而泥則人无所食而禽鳥亦莫之顧也○顏駟漢文時為郎至武帝輦過郎署見駟龐眉皓髮上問曰叟何時為郎何其老也答曰臣文帝時為郎文帝好文而臣好武至景帝好美而臣貌醜陛下好少而臣已老是以三世不遇○唐張祐穆宗長慶中為令狐文公所知公鎮太平日與以詩三百首薦於朝祐至京屬元稹偃仰內庭祐不悅而去上因朝誥問祐之詞藻高下穎對曰

張祐彫虫小巧壯夫不為若獎激太過恐變
陛下風教上頷之由是寤寤而歸若駟祐之
不遇其井泥不食者乎

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象曰井谷射鮒无與
也

九二剛中有泉之象然上無正應下比初六
功不上行乃井而如谷下就污泥注於鮒而
已如甕之敝漏也鮒墓也○昔晉人子留子
築居五源之溪麗吟馳啼流光馳景却顧於

斷溪絕壑之下自謂壘耕壑飲為力也逸而
坐嘯行歌可以卒歲使其徒賓胥招程子華
曰先生之年運而往矣而其所以蘊藏者無
期惟是河汾之間不吾容也而寄食於海瀕
歲又弗稔其何以供億教以有請子華子曰
噫來賓不我之不得往猶而夫子之不得來
也以子留子之賢進不得仕晉而行道退不
得招子華而共遊徒以有用之器自潤於斷
溪絕壑之下其井谷甕敝而無與者乎

九三井渫不食為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
象曰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
三之才足以濟用如井之清繁可以用汲而不見食為其心之惻也若上有王明則當用之而得其效上下並受其福也○季桓子病輦而望見魯城喟然嘆曰昔者此國幾興矣以吾獲罪於孔子故不興也遺命康子曰我死汝必為政必召孔子其臣止之不果而召冉求夫孔子之去魯以女樂也桓子於危病

說一系

及也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
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井以上出為功居井之上井道之成也收汲取之也幕蔽覆也取而不蔽其利無窮博施而有常大善之吉也非大人其孰能之他卦之終為極而變惟井與鼎終乃為成功是以吉也○文王之治岐也東海北海無凍餒之老虞人為人有相讓之田仕者蒙世祿之養

鰥寡荷惠鮮之恩山林之斧斤時入川澤之
魚鱉咸若關市絕譏呵之令枯骨沾禮葬之
仁此之謂養道之大成乎

三三 離上

革已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革者變其故也變其故則人未能遽信故必
終日然後人心信從弊革蠹去更化善治則
上可以致大亨而利於正道其悔亡也革而無
甚益猶可悔也况反害乎諺云功不十不更

制利不百不更法古人所以重改作也

彖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
已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
當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
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
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歷明時
物窮必變亦眾矣鑽燧生於茹毛上棟生於
營窟質敝必文寬窮必猛革之為用非一治
曆特其大者君子觀變革之象推日月星辰

易經卷之七
之遷易以治曆數明四時之序也○自伏羲
畫八卦炎帝分八節黃帝又命大撓探五行
之情占斗綱所建始作甲子命容成作蓋天
以象周天之形綜六術以定氣運問鬼史區
子而時節定少昊以鳳名官顓帝命重黎司
天地堯命羲和歷象敬授人時舜在璇璣玉
衡以齊七政皆聖人之所以觀革象而歷數
備此不百不更其古人所以重於卦也

初九鞏用黃牛之革吉象曰鞏用黃牛不可以
有為也蓋非鞏黃牛之革也
變革事之大也必有其時必有其位必有其
才審慮而慎動然後可以無悔九以時則初
也動於事初則無審慎之意而有躁易之象
以位則下也無時無援而動於下則有僭妄
之咎而無體勢之重以才則離體而剛健皆
速於動也以此有為則凶咎至矣惟當以中
順自固而無妄動可也鞏固也黃中色牛順

易經卷之七
鞏
三十一

物故有此象○肯不寤失官竄於戎狄公劉
脩后稷之業率由訓典朝夕恪勤思以輯和
其民人居有積倉行有餼糧而後圖遷○楚
平王之立也使然丹簡上國之兵撫其民人
分貧振窮長孤幼赦罪戾詰姦慝舉淹滯禮
新叙舊使屈罷簡東國之兵於召陵亦如之
息民五年而後用之吁公劉之脩業楚平之
休息民豈非輩黃牛之革乎
六五已日為革之征吉无咎象曰已日革之

行有嘉也

六二柔順中正為文明之主上有剛陽之君
同德相應處革之至善也然臣道不當為革
之先又必待上下之信故已日乃革之則貞
吉而無咎矣子貢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
信則以為厲已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
已也○昔者晉文公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
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
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

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
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公曰可矣子
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恭於是乎大蒐以示
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
出穀戍釋宋圍一戰而霸王之教也○晉悼
公之復脩霸業也即位於朝始命百官施舍
已責逮鰥寡振廢滯匡乏困救災患禁淫慝
薄賦歛宥罪戾特用民舉不失職官不易方
爵不踰德民無謗言其卿讓於善其大夫不

失守其士競於教其庶人力於農穡商賈皂
隸不知遷業會戲伐鄭歸而息民三年而後
用之故三駕而楚不能與爭○勾踐之謀吳
也十年生聚十年教訓故能報吳以雪會稽
之耻民豈可輕用乎○有琳向之忠則能止
晉平公築臺妨農之後有宛春之賢則能罷
衛靈公天寒鑿池之非有伍舉之直則能絕
楚莊王秦姬越女之寵不然孰殺子產吾其
與之鄭人且不便子產之新令立談之間遽

易學義林 卷之二 二十一
為痛哭漢文且不能盡用賈誼之言君臣上下之間感孚亦難矣已日乃革之征行之吉可易言乎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二就有孚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過剛不中居離之極躁動於革者也故有征凶之戒然事苟當革豈可不為也在乎守貞正而懷危懼審稽公論當革之言至於三而皆合則可行之不疑矣○范仲淹之入相也

嚴磨勘革任子史臣猶謂其更張無漸論者籍籍蘇軾上書神宗謂求治太速進入太驟聽言太廣今二三執政日夜講求於內使者數十輩督責營幹於外譬諸駕輕車下峻阪冒險夜行僕夫又從其後而鞭之豈不殆哉臣願陛下解轡秣馬以須東方之明而徐行於九軌之道甚未晚也改革豈可躁動即如司馬光改王安石之新法猶當熟講而緩行此聖人所以有革言三就之訓也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 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九四革之盛也陽剛革之才也離下體而進上體革之時也居水火之際革之勢也得近君之位革之任也下無係應革之志也以九居四剛柔相濟革之用也四既具此故剛而不過近而不逼順成中正之君弊革事當其悔乃亡行之以誠上信下順改命而吉也傳曰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者專之

可也○首紀公生僕及季他既立僕又愛季他而黜僕僕弑紀公以其實來奔宣公使人以書命季文子曰夫莒太子不憚以吾故殺其君而以寶來其愛我甚矣為我予之邑今日必授無逆命矣大夫里革遇之而更其書曰夫莒太子殺其君而竊其實來為我流之於夷今日必通無逆命矣明日有司復命公詰之僕人以里革對公執之曰違君命者女亦聞之乎對曰臣以死奮筆奚啻其聞之也

臣聞毀則者為賊掩賊者為藏竊實者為軌
用軌之財者為姦使君為藏姦者不可不去
也臣違君命者亦不可不殺也公曰寡人實
貪非子之罪也乃舍之○秦穆公使百里奚
之子孟明舉兵襲鄭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
於周遇之曰師行數千里數絕諸侯之地其
勢必襲鄭凡襲國以為無備也今示以知其
情必不敢進乃矯鄭伯之命以乘韋先牛十
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敢

犒從者使遽告於鄭秦人之謀折乃還師鄭
伯以存國之功賞弦高高辭曰誕而得賞則
鄭國之信廢矣為國而無信是敗俗也賞一
人敗國俗仁者弗為也以不信得厚賞義者
弗為遂以其屬徙東夷終身不及○河內失
火帝使汲黯恤之及過河東其民傷水旱人
相食乃矯制發倉以賑之○王望字慈卿自
會稽遷青州刺史時州郡災旱百姓窮荒慈
行部見饑者裸行草食五百餘人愍然哀之

因以便宜出所布粟給其廩糧為作褐衣
事畢上言章帝以望不先表請章示百官詳
議其罪鍾離意曰昔華元子及楚宋之良臣
不稟君命擅平二國春秋之義以為美談帝
赦之里革之更書弦高之全鄭汲黯王望之
矯制非改命之吉乎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
象曰大人虎變其
文炳也
九五以陽剛之才中正之德居尊位以大人

之道革天下之事無不當也無不時也
過變化事理炳著如虎之文彩不待口決知至
當而天下必信也
○殷人先鬼後禮蠢愚喬
野流蕩務勝之習非先王之法則開之以禮
樂文章之治秦法慘夷收犖連坐搖首觸禁
棄灰偶語之誅非安邦之制則革之以寬大
三章之令於赫哉虎變之徵天下其有不信
者乎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
象曰

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革道已成君子如豹之變小人亦革面以聽
 從矣變革之事非得已者不可以過苟更從
 而深治之則為已甚征則凶矣惟當貞固以
 自守天下之事始則患乎難革已革則患乎
 不能守也故革之終戒以居貞則吉也○一
 薰一猶十年猶尚有臭革固難言也帝德光
 天人人有士君子之行矣即有革面之小人
 不害為唐虞之盛多士多方屢省猶有異謀

革亦不能速矣歷世三紀商周渾化比屋皆
 可封之俗矣即有面從之小人不害為周道
 之隆

三三 巽下
 離上

鼎元吉亨

鼎烹飪之器為卦下陰為足二三四陽為腹
 五陰為耳上陽為鉉有鼎之象又以巽木入
 離火而致烹飪鼎之用也故其卦為鼎下巽
 巽也上離為目而五為耳有內巽順而外聰

明之象故可以致元亨
 象曰鼎象也以木與火亨飪也聖人亨以享上
 帝而大亨以養聖賢
 以形言則耳對植於上足分峙於下周圓內
 外高卑厚薄莫不有法而至正至正然後成
 安重之象故鼎者法象之器也亨帝貴誠用
 犢而已養賢則饗殮牢醴當極其盛故曰大
 亨性之剛矣而柔中而應乎剛是
 與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

以元亨
 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取其端正之象則以正其所居之位取其安
 重之象則以凝其天命之休
 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
 象曰鼎顛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
 居鼎之下鼎趾之象也上應九四則顛矣然
 當卦初鼎未有實而舊有否惡之積焉因其
 顛而出之則為利矣得妾而因得子亦猶是

也去污取潔則馨香登於廊廟瘴弊滌源則
治化布於烝新所謂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
必振衣此晉悼公自京師從諸大夫之逆朝
無於武宮先逐不臣者七人魯牀孫昭子之立
也朝其家衆曰豎牛禍牀孫氏使亂大從罪
莫大焉必殺豎牛投其首於寧風之棘上而
後從政此非鼎初顛趾而出其否惡者乎得
象妻以其子亦猶是也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 象曰鼎

有實慎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二以剛柔居中鼎中有實之象乃人之有才
業也不慎所往則為仇所即而陷於惡矣二
能不暱於初而上從六五之正應是其慎也
君子寧孤立無助不失身於可賤之人○昔
曹公子負芻殺宣公適子而自立子臧將亡
國人將從之負芻懼告罪請留子臧乃及曹
國而致其邑誓不食其祿諸侯共執曹伯將
見子臧于王而立之子臧遂逃奔宋曹人復

請于晉厲公晉侯謂子臧及吾歸而君子臧
 及曹伯歸自京師子臧盡致其邑與卿而不
 出○魯子家羈崎嶇危難從昭公于乾侯昭
 公薨林孫成子逆公之喪于乾侯季孫意如
 曰子家子亟言於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
 與之從政子必止之林孫請見子家子子家
 子辭曰羈未得見而從君以出君不命而薨
 羈不敢見林孫成子曰公子宋主社稷將唯
 子是聽此季孫之願也羈對曰若立君則有

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者則
 貌而出者入可也謂以義從公與冠而出者
 行可也與季氏為寇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
 而未知其入也遂逃之不忘故君夫子臧子
 家羈之忠賢負佐國匡君之畧非鼎之有實
 者乎惡負芻意如之不良乃其仇也卒逃焉
 不食其祿仇豈能即之乎吉之道也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
 象曰鼎耳革失其義也

以陽居鼎腹之中本有美實者也然以過剛
失中越五應上又居下之極為變革之時故
為鼎耳方華而不可舉移雖承上卦文明之
腴有雉膏之美而不得以為人之食君子蘊
其德久而必彰守其道其終必亨五有聰明
之象而三終上進之物終必相合如陰陽和
暢方雨而虧其悔終獲其吉也○昔鄭有燭
之武之賢智足謀國名聞四隣乃棄不用及
晉侯秦伯圍鄭以文公過鄭而不禮且附楚

也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
見秦君師必退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
如人今老矣無能為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
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
有不利焉許之夜縮而出見秦伯曰秦晉圍
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
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
陪鄰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為東道主
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君亦無所害且君嘗

為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
之既知也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
其西封君不闕秦將為取之闕秦以利晉唯
君圖之秦伯悅與鄭人盟而還晉侯亦去之
鄭之始不用燭之武是行塞而雉膏不食也
卒賴其力以却晉而全鄭非虧悔而終吉乎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象曰覆公餗
信如何也

四大臣之位任天下之事者也天下之事豈

一入所能獨任必當求天下之賢智與之恢
力得其人則天下之治可不勞而致用非其
人則敗國家之事貽天下之患四下應於初
初陰柔小人不可用者也而四用之其不勝
任而敗事猶鼎之折足而覆公上之餗餗鼎
實也居大臣之位當天下之任而所用非人
至於覆敗可羞愧之甚也其形渥謂赧汗也
其凶可知○以諸葛孔明之賢猶過信馬謖
而有街亭之敗以韓魏公之忠猶用任福而

易學義林 卷之七 三十一
潰好水川之師任用匪人折足覆餗之凶可
無懼乎若王安石引用小人亡宋社稷罪益
難逭矣○吳起與田文論功文不及者三朱
買臣難公孫十策弘不得其一終之田文相
魏公孫宰漢誠知宰相自有體若以小知而
誤大受未有不負所托而覆公餗者田文公
孫若責以相業君子猶未知許又况不及此
者乎其人限天下之計下不為而後曰非其
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象曰鼎黃耳中以爲

實也 五於象為鼎之耳而有中德故云黃耳六五
文明得中以應九二之剛中有金鉉之象然
質本陰柔故戒以貞固於中也五之所以聰
明應酬為鼎之主皆由於得中也鄭用子產
有使民之義而植其田疇教其子弟義惠兼
資庶幾古之遺愛晉任祁奚彈翼晉之忠而
外舉不避讎內舉不避子心迹雙亮庶幾古
士之遺直其得黃耳金鉉之貞乎

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之象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井與鼎以上出為用上居鼎終功之成也九雖剛陽而居陰履柔剛而能溫者也剛柔適宜動靜不過則為大吉無所不利矣○自古治天下相天下之法持衡平章如麩藥鹽梅調劑罔偏明作惇大並行不悖然後王道四達而天下之治成故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亦不是用剛處將柔來襯帖用柔處將剛來

幫補只是威愛當可便是得中如火正卯誅而王政可行乃秋殺而含春溫薄昭誅而漢法始信乃仁厚中神武剛中之柔也太子一不下司馬門公車劾奏文帝謝教子無法光武容董宣之強項謂治天下亦以柔道理之柔中之剛也玉鉉大吉豈外是乎

三三 震上 震下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哑哑震驚百里不喪七鬯震動也一陽始生於二陰之下震而動也其

象為雷其屬為長子為恐懼為有主震而奮
發動而進懼而脩有主而保大皆可以致亨
故震有亨道當震動之來恐懼不敢自寧周
旋顧慮兢兢然也處震如是則能保其安裕
故笑言啞啞言笑和適也雷之震動驚及百
里之遠人無不懼而自失唯宗廟祭祀執匕
鬯者則不至於喪矣臨大震懼能安而不自
失者惟誠敬而已此處震之道也○昔伊川
渡漢江中流船幾覆衆人皆驚怖失色伊川

端坐自若惟心存誠敬耳及登岸一人問之
曰公是達後如此舍後如此將與之言其人
遂去不知惟達故舍惟舍故達也臨危生蒙
患難而失其常者達舍不足也

彖曰震亨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
則也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出可以守宗廟
社稷以為祭主也

楊誠齋曰震雷能驚百里而不能失七鬯於
主祭之才姜里能難文王而不能傷文明於

柔順之聖蓋執七噫以祭者一敬之外無餘
 念一噫之外無餘知故震驚百里亦莫之聞
 敬有所甚懼有所忘也能如是天下可懼之
 大事孰能驚之其出而主宗廟社稷優為之
 矣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脩省

君子畏天之威則脩正其身思省其過咎而
 改之不唯雷震允遇驚懼之事皆當如是○
 孔子曰終日言不遺已憂終日行不遺已患

唯智者有之故恐懼所以除患也恭敬所以
 越難也終日為之一言敗之可不謹乎○趙
 襄子攻翟而勝之舉其尤人西邑使者
 來告襄子方將食而有憂左右曰一朝而西
 城下此人之所喜也今君有憂色何也襄子
 曰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日中不
 須臾今趙氏之德行無所積一朝而下兩城
 所亡其及我乎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憂
 所以為昌也而喜所以為亡也勝非其難者

也賢主以此持勝故福及後也
 初九震雷虩虩後笑言咥咥吉
 象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咥咥後有則也
 初九成震之主處震之初恐而致福終保安
 吉也○宋大水魯吊之曰天降淫雨害於棗
 盛延及君地以憂執事宋人應之曰寡君不
 仁齋戒不脩使民失時天加以災又遺君憂
 拜命之辱孔子聞之曰宋其庶幾乎背紂桀
 不任其過其亡也忽焉文王知任其過其興

也勃焉知過而改之是不過矣宋人聞之乃
 夙興夜寐吊死問疾戮力宇內三歲政平○
 楚昭王時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周
 太史曰其當王身乎可移於令尹司馬子曰
 除腹心之疾真諸股肱何益○宋景公時熒
 惑守心心宋之分野公憂之司星子韋曰熒
 惑天罰也禍且當君雖然可移於相公曰相
 吾之股肱也子韋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死寡
 人誰為君乎寧獨死耳子韋曰可移於歲公

曰無歲民何立為熒惑為之退王舍宋楚有
 灾其君知恤聖人知其能興天星為之退舍
 信哉處震能懼笑言啞啞也○國語周靈王
 二十二年穀洛二水鬪欲毀王宮王欲擁之
 太子晉諫曰不可晉聞古之長人者不隕山
 不防川今吾執政實有所僻而禍夫三川之
 神乎晉知政事之有頗而諫防川之非理其
 亦遇災而知懼者乎○心齋王氏曰戒慎恐
 懼莫離却不睹不聞不然便入於有所恐懼

矣故曰人性上不可添一物此言尤精可補
 恐懼備省之義○念菴羅氏曰上帝臨女無
 貳爾心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那有
 間時節
 六二震來厲億喪具躋於九陵勿逐七日得
 象曰震來厲乘剛也
 六二乘初九之剛震動上奮孰能禦之故震
 來而猛厲也度必喪其所至有則升至高以避
 之然柔順中正遇震懼之來雖量勢與避時

過事已則復其常是勿逐而七日得也○漢景帝時吳王白頭舉事七國連兵以誅晁錯為名其氣甚銳震來厲之象也周亞夫將兵往擊吳楚亞夫用趙涉計右走藍田出武關六拒洛陽直入武庫吳攻梁急亞夫捐梁與吳惟深溝高壘堅壁不出使輕騎出淮泗口絕吳楚餉道吳糧絕卒饑數挑戰終不出吳楚士卒多饑死叛散乃引去亞夫出精兵追擊大破之七國平亞夫之堅壁不出卒以勝之

其當震來厲升于九陵勿逐而七日得者乎○吳臨川曰居中得正苟有隨甄弗顧之達則有去珠復還之喜條侯之捐梁與吳此所以收平吳之功事固有以失為得者六三震蘇蘇震行无肯象曰震蘇蘇位不當也

蘇蘇神氣散緩自失之狀三以陰居陽不正也處不正於平時且不能安况處震乎故震懼而蘇蘇然若能舍不正而就正則可以無

過青矣○**曾成公**二年**魯**卿率師會**晉**郤克
伐**齊**戰於**鞏****齊**師大敗**齊**頃公歸吊死視疾
七年不飲酒不食肉**晉**侯聞之曰嘻柰何使
人之君七年不飲酒不食肉皆及其所取侵
地○**鴈門****李克**用初翼戴**唐**室與**朱全忠**相
攻自驍將**李存孝**之死兵勢漸弱被圍**晉**陽
克用議走保**雲州**自以境土日蹙憂形於色
其子存勗進言曰**朱氏**窮凶極暴神怒人怨
今其極也殆將斃矣吾家代襲忠貞大人當

遵養時晦以待其哀柰何輕為沮喪使羣下
失望乎**克**用悅其言卒能以弱為強其子滅
朱氏而復仇**齊**頃公之深自貶損**李克**用之
憂形於色非**蘇蘇**之象乎卒之侵地歸而**朱**
仇報非震行無青乎

九四震遂泥象曰震遂泥未光也
以剛處柔不中不正陷於重陰之間不能自
震奮者也故云遂泥泥滯溺不及之意○**晉**
劉琨志清**河朔**鎮撫**并州**北結**拓拔**倚**盧**有

恢復中原之志然長於招懷而短於撫御一日之中雖歸者數千而去者亦相繼也初遣劉希合衆於中山為王浚所敗再移檄收兵常山以討劉聰又為所襲卒死於段匹磾之手豈非遂泥而不復奮耶

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象曰震往來厲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喪也

六五以陰居陽而當震時上往則柔不可居動之極下來則犯剛往來皆危時則甚難五

當君位為動之主隨宜應變在中而已故當億度無喪失其所為之事而已所有之事謂中德也○吳公子光使縛設諸弑正僚季札聘于晉還至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吾誰敢怨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復命哭墓復位而待季子自知力不能討光又念先人自諸樊以來兄弟相傳不立適嗣亂有所由光又嫡孫國非王僚所

當有也故不討而待○楚子聞吳師敗楚於
鵲岸以驛至於羅汭吳子夷昧使其弟蹇由
犒師楚子執之將以釁鼓王使問焉曰女卜
來吉乎對曰吉寡君聞君將治兵於敝邑亟
使人犒師余請行以觀王怒之疾徐而為之
備龜兆告吉曰克可知也君若驩焉好逆使
臣茲敝邑休怠而忘其死其亡無日矣今君
奮為震電憑怒虐執使臣將以釁鼓吳知所
備矣難易有備可謂吉矣且吳社稷是卜豈

為一人使臣獲釁軍鼓而敝邑知備以禦不
虞吉孰大焉乃弗殺楚師濟於羅汭是役也
吳早設備楚無功而還乃歸蹇由噫季札身
還自晉逢吳光弑君之難危懼戒心卒哀死
事生社稷無恙蹇由逢楚子震電之怒其勢
甚危而臨死不懼吳國嘉賴全軀以歸可謂
震往來厲無喪其所有事矣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隣
无咎婚媾有言 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

无咎畏隣戒也
 上六以陰柔處震故為索索矍矍之象以是而
 行其凶必矣然能及其震未及身之時恐懼
 脩省則可無咎而亦不免於婚媾之有言也
 聖人於震終示人知懼能改之義為勸深矣
 ○昔楚之滅江也秦伯為之降服不舉過數
 大夫諫公曰同盟滅雖不救敢不矜乎吾自
 懼也○越圍吳趙襄子降於喪食楚隆曰三
 年之喪親暱之極也主又降之無乃有故乎

趙孟曰黃池之會先子與吳王有質曰好惡
 同之今越圍吳嗣子不廢舊業而敵之非晉
 之所能及也吾是以為降○楚司馬公子何
 忌為陳叛帥師侵陳師在繁陽韓獻子患言
 於朝曰文王帥殷之叛國以事紂惟知時也
 今我易之難哉鄢陵之役范文子欲及曰唯
 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
 盍釋楚以為外懼乎古之畏鄰戒如此若虞
 受晉寶以滅虢不知乃所以自滅楚聽秦賂

以伐齊不知乃所以自伐忘鄰戒而忽近憂其真燕雀之處堂乎

三三三
艮上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艮止也一陽止於二陰之上陽自下升極上而止也其象為山取坤地而降其上之狀程子曰人之所以不能安其止者動於欲也欲牽於前而求其止不可得也故艮之道當艮其背背者已所不見之處止於所不見則無

欲以亂其心而止乃安不獲其身不見其身也謂忘我也行其庭不見其人謂不交於物也外物不接內欲不萌如是而止乃得止之道為無咎也朱子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者止而止也行其庭不見其人者行而止也動靜各止其所以皆主夫靜為所以得无咎也周子曰聖人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立人極焉又曰聖可學乎一為要一者無欲也明道定性書謂動亦定靜亦定無內外無將迎陸

象山又謂良其背不獲其身無我也行其庭
不見其人者無物也。程朱陸之論異辭同
旨。此致一之學也。人惟不見。匹欲則湛然太
虛。真宰常定。萬物皆備。而中無一物。萬化流
行。而我無一事。動靜不違。內外兩忘。洙泗濂
洛之淵源。豈復有餘蘊哉。有志於聖賢之學
者。其知先立乎其大者哉。○魏李康運命論
曰。天動星迴。而辰極猶居。其所以幾旋輪轉。而
衡軸猶執。其中君子之心。常靜而不移。亦見

道之言也。○程子曰。看一部華嚴經。不如看
一艮卦。○楚侗耿子問老佛虛無之旨。與吾
儒之學同異。山陰王畿曰。陽明先生有言。老
氏說到虛聖人。豈能於虛上加得一毫實。佛
氏說到無聖人。豈能於無上加得一毫有。老
氏從養生上來。佛氏從出離生死上來。却在
本體上加了此子意思。便不是他虛無的本
色。吾人今日未用屑屑在二氏身分上辨別
同異。先須理會吾儒本宗明白。二氏毫釐始

可得而辨耳聖人微言見於大易學者多從
陰陽造化上抹過未之深究夫乾其靜也專
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為夫坤其靜也翕其動
也闢是以廣生為便是吾儒說虛的精髓無
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便是吾儒說無的精髓自今言之乾屬心坤
屬身心是神身是氣身心兩事即火即藥元
神元氣謂之藥物神氣往來謂之火候神專
一則自能直遂性宗也氣翕聚則自能發散

命宗也真息者動靜之機性命合一之宗也
一切藥物老嫩浮沉火候文武進退皆於真
息中求之大生云者神之馭氣也廣生云者
與氣之攝神也天地四時日月有所不能違焉
神不求養生而所養在其中是之謂至德萬卷
丹經有能出此者乎無思無為非是不思不
為也念慮酬酢變化云為如鑑之照物我無
容心為是故終日思而未嘗有所思也終日
為而未嘗有所為也無思無為故其心常寂

常寂故常感無動無靜無前無後而常自然
不求脫離而自無生死可出是之謂大易盡
三藏釋典有能外此者乎
彖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
時其道光明艮其止止其匹也上下敵應不相
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
動不失時便是靜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位者所處之分也萬事各有其位得其位則

止而安若當行而止當速而久或過或不及
皆出其位也况踰分非據乎古之君子處畝
畝則思畝畝之事堯舜不能回巢許之心武
王不能挽夷齊之志在廟堂則思廟堂之事
大禹胼胝三過其門而不入周公吐握當饋
十起而不辭○淮南子曰今夫祭者屠割烹
殺剝狗燒豕調平五味者庖也陳簋簋列樽
俎設籩豆者祝也齋明盛服淵默而不言神
之冥依者尸也宰祝雖不能尸不越樽俎而

代之其亦君子思不出位之意與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象曰艮其趾未失
 正也
 六在最下趾之象也趾動之先也艮其趾止
 於動之初也事止於初未至失正故無咎陰
 柔患其不能常固故利在永貞夫吉凶悔吝
 生乎動者也九事止之於初如閔子辭季氏
 費宰之召曰疇不受曹操封爵之榮衛公子
 郢早辭靈公太子之命知幾早辨何咎之有

焉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之象曰不拯
 其隨未退聽也
 六二居中得正得止之道者也三居下之上
 乃剛而失中二雖有中正之德不能從也二
 之行止係乎所主非得自由故為腓之象股
 動則腓動動止在股而不在腓也二既不能
 以中正拯救三之不中則必往而隨之然豈
 其所欲哉言不聽道不行也故其心不快以

田豐之善謀而袁紹不免於敗以桓範之智
 囊而車奕不免於死以徐洪客之遠畧而李
 密無救於亡謀不用也非良其腓而心不快
 者乎止於中而不自知其限也
 九三良其限列其夤屬薰心之象曰良其限危
 薰心也
 其限上下之際即腰膂也夤脅也止于腓則不
 六進而已九三以過剛不中當限之處而良其
 限則不得屈伸而上下判隔如列其夤矣危

屬薰心不安之甚也天下之患莫大乎隔絕
 而不相通楚平王惑於費無忌之讒至遂太
 子建不得其死則骨肉隔於燕越楚懷王聽
 上官大夫靳尚之謗放屈原之忠至抱石而
 沉汨羅則人間睽于山鬼王涯蒼頭殺人門
 屏之間而不能察則屏帷遠於秦楚薰心之
 戒豈不深切著明也哉
 六四良其身无咎象曰良其身止諸躬也
 四大臣之位以陰柔而不遇剛陽之君固不

能止物惟自止其身則可無咎○不慶為漢
六相而醇謹克位盧懷慎輔相玄宗所居不蔽
風雨妻子不免饑寒清慎自守僅於免過而
已○曹褒曰順帝之世梁商稱為賢輔豈以
地居亢滿而能以愿謹自終乎夫宰相運動
樞極感會天人商挾回天之勢屬凋弱之期
而匡朝恤患未聞上術憔悴之旨載滿人口
雖輿粟盈門何救阻饑之危永言終制未解
尸官之尤况乃傾側孽臣傳寵凶嗣以至破

家傷國而豈徒乎褒之所以責商者是或一
道乎○王心齋曰知得身是天下國家之本
則以天地萬物依於己不以己依於天地六
四之良其身特以責大臣之不能大有為耳
果能以無咎之身亦何患無能為之業讀者
當知之
六五良其輔言有序悔亡象曰良其輔以中
正也
六五當輔之處人之所當慎而止者惟言行

也良於輔則言不妄出而有序矣故能亡其
五悔○古之君子養辨於訥含章可貞夫人不
六言言必有中王戎稱太保王祥在正始中不
在能言之科及與之言理中清遠得無德掩
其言乎良輔之免悔不其然乎
上九敦艮吉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人之止難於久終故節或移於晚守或失於
終事或廢於久久之所同患也上九能敦厚
於終止道之至善所以吉也○曾子之臨深

履薄體受歸全子貢之晚年進德終聞至論
其次若漢文時竇公年二百八十歲猶傳樂
記漢末譙定年百三十歲以易教授西蜀范
長生始事昭烈至李特時猶存年百三十歲
博學多藝人尊之如神羅結年百二十歲領
三十二曹李元爽年百三十六歲為耆英首
以出處論之如伊尹之告歸石公之辭位陳
寔之懸車皆敦艮厚終之道也○楊誠齋曰
上九以德之剛居艮之終其高風勁節剛健

篤實如泰山喬嶽之巔其止豈可搖其厚豈可移哉

三三巽上下

漸女歸吉利貞

天下之事進必以漸者莫如女歸臣之進於朝人之進於事皆當有序不以序則凌節犯義凶咎隨之然以義之輕重廉耻之道女之從人最為大也故以女歸為義且男女萬事之先也利順者言女歸之匹以吉者利於正

也關雎桃夭二南之化始於房中而達於邦國以化天下否則標梅之懼匏葉之刺能無傷乎

彖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其位剛得中也止而巽動不窮也

象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君子觀漸之象以居賢善之德化美於風俗人之進於賢德必有其漸習而後能安非可

凌節而遽至也在己且然教化之於人不以
 漸其能入乎移風易俗非一朝一夕所能成
 矣故善俗必以漸也
 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 象曰小子
 之厲義无咎也
 諸爻皆取鴻象鴻之為物至有時而羣有序
 乃為漸也干水涯也六居初至下也陰之才
 至弱也而上復無應以此而進常情之所憂
 也君子則深識遠照知義理之所安時事之

知

所宜處之不疑小人幼子惟能見已然之事
 從衆人之知非能燭理也故危懼而有言蓋
 不知在下所以有進也用柔所以不躁也無
 應所以能漸也於義自無咎此衡門考槃之
 士猶鴻之漸於干也○晉王祥至孝以後母
 故栖遲不仕年向六十刺史吊度始檄為別
 為後屢遷太保公孫弘牧豕海上年六十始
 應賢良之徵謝安年四十不仕人皆以為遲
 暮而安遊宴東山意氣自若卒為名相鴻漸

于干君子素位之高致豈小子所能知乎
 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不象曰飲食衎衎
 不素飽也
 二居中得正上應於五進之有漸而安裕者
 飲食衎衎吉可知也○此士之始位於朝者
 昔東方朔以宏辯博達通智無方之才當漢
 武時執戟為郎常稱大隱金門小隱山林帝
 使著書為三千軸令兩中貴挾以進數受賞
 賜至割肉於上前以遺細君○齊有東郭先生

生隱居深山草參相齊禮為上賓可謂于磐
 之安矣仲尼直恐人之安於飲食而無行道
 之志故象之曰不素飽也言當漸進於上行
 其道以及天下非徒素餐而已
 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
 象曰夫征不復離羣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
 利用禦寇順相保也
 三在下卦之上進至于陸也居漸之時志將
 漸進而上無應援當守正以俟時若欲有所

牽志有所就則失漸之道鴻為水鳥鴻之漸
于陸非其所安矣夫征則不復婦孕則不育
凶道也非理而至者寇也寇豈在外哉守正
以閑邪所謂禦寇也○此士之進於通顯而
情有所繫者失稷貞而孤有羔羊之節乃從
梁冀之辟就非其正雖志清朝府竟為宦官
所阨憤懣疽發而卒蔡邕曠世絕才亦就微
董卓累死獄中以稷邕之賢染指冀卓不得
所安鴻之漸于陸也猶夫征之不復婦孕之

不育也咎在一念少差不能拒絕邪妄為厥
心病故曰利禦寇
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 象曰或得其
桷順以巽也

鴻不木棲桷平柯也六四乘九三之剛處非
安地如鴻之進於木也惟平柯之上乃能安
處謂四之所處本危或能自得安寧之道則
無咎也○此士之進位大臣者漢自武帝以
來督責大臣宰相多誅死宣帝地節三年丞

相韋賢以老病乞骸骨賜黃金安車駟馬罷
就第丞相致仕自賢始○胡廣周流四公三
十餘年歷事漢殤安冲質桓靈帝熹平元年
以太傅卒謹愿常遜言恭色以取媚
忠直之風韋賢之醇謹充位胡廣之
溫柔取容得免於危朝其鴻之漸木或得其
六楠者乎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
象
曰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

陵高阜也象君之位九五居尊六二正應在
下而為三四所隔然終不能奪其正也故終
莫之能勝而吉也○初唐憲宗納李錡妾鄭
氏生光王怡幼時宮中皆以為不慧太和以
後益自韜匿文宗好誘其言以為戲笑上性
豪邁尤所不禮及上疾篤諸宦官密于禁中
定策下詔以太子幼冲立怡為皇太叔更名
忱是為宣宗初見百官哀戚滿容裁決庶務
咸當于理人始知有隱德焉夫宣宗韜匿于

數十年之人更復敬文武四朝鴻之漸于陵
婦之三歲不孕也卒踐天子位以英明稱群
奴不能蔽所謂終莫之勝而吉也
上九鴻漸于陸陸當作達其羽可用為儀吉 象曰
其羽可用為儀吉不可亂也

上九在至高出乎人位之外在他時則為過
矣於漸之時居巽之極如鴻之離止而飛
於雲空賢達之高致也故可用為儀法而吉
也上九以剛陽之德秉謙巽之極位彌高而

心彌下進彌徐而退彌速○良平安劉不如
商山之四皓雲臺諸將不如桐江之一絲黃
赫度衰漢之顏子管幼安三國之夷齊高風
清節曠一世而無鄰雲霄羽儀扶九鼎而增
重四海匹共瞻百代猶不朽也吉孰如之○
他若楚丘先生行年七十披裘帶索往見孟
嘗君欲趨不能進孟嘗君曰先生老矣春秋
高矣何以教之楚丘先生曰噫將使我追車
而赴馬乎投石而起距乎逐麋鹿而搏虎豹

乎吾已死矣吾暇老哉噫將使我出正辭而當諸侯乎決嫌疑而定猶豫乎吾始壯矣何老之有孟嘗君逡巡有愧色楚丘先生蓋欲自附於漸逵之鴻其羽可用為儀之意而猶惜其囿於戰國策士之常也

三三三 兌下 震上

歸妹 征凶 无攸利

婦人謂嫁曰歸妹 少女也 兌以少女而從震之長男其情以悅而動皆非正故卦為歸妹

彖曰歸妹 天地之大義也 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 歸妹人之終始也 說以動 灭歸妹也 征凶位不當也 无攸利 柔乘剛也

彖曰澤上有雷歸妹 君子以永終知敝

歸妹悅以動者也 異乎恒之巽而動漸之止而巽也 少女之悅情之感動動則失正非夫婦正而可常之道 君子觀其合之不正知其終之有敝 推之事物莫不皆然 ○孔子曰本不正者末必倚 始不盛者終必衰 春秋之義

有正春無亂秋有正君無危國故君子貴建
 其本而重其始○初叔向之母妬叔虎之母
 美而不使其子南諫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
 蛇彼美余懼具生龍蛇以禍女其後果生升
 虎以滅宗傳曰婚姻禍福之始故姜任與周
 敬羸禍魯董祁愬夫夏姬滅國君子於歸妹
 不之始必慮永終之故也

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象曰歸妹以娣
 以恒也跛能履吉相承也

九居下而無正應故為娣象然剛陽在女子
 為賢正之德而處卑順娣之賢正者但為娣
 之賤何所能為不過自善其身如跛之能履
 不能及遠也然安分為善以是而行亦吉道
 也○昔紀侯為齊所偏大去其國及紀侯卒
 紀叔姬以宗廟在鄒歸奉其祀所謂全節守
 義不以亡故而虧婦道者也春秋特書曰紀
 叔姬歸於鄒貴之也得此爻之義矣
 九二眇能視利函人之貞象曰利函人之貞

未變常也。九二陽剛得中，女之賢正者也。上有正應而
及陰柔不正，乃女賢而配不良，不能大成，內
助之功，故為取之能視利害人之貞而已。○
莊姜貞靜自守，而衛莊公狂蕩暴疾，此終風
綠衣所為刺也。○魯伯姬之賢聞於諸侯，至
列國來媵，而宋共公卑弱不稱其配，僅歸七
年。共公卒，髮居三十四年，遇宋災，伯姬以保
母不至，宵不下堂，遠火而死。君子謂伯姬之

婦道盡矣。春秋所以詳其事而貴之也。○齊
孝公夫人華孟姬有賢行，公遊於瑯琊，華孟
姬從車奔，姬隨車碎。孝公使駟馬立車載姬，
以歸。姬使侍御者舒帷以自障蔽，而使傳母
應使者曰：妾聞妃后踰閭，必乘安車，輜駟下
堂，必從傳母。阿保進退則鳴玉環珮，內飾則
結紉綢繆，野處則帷裳擁蔽，所以正心一意，
自斂制也。今立車無駟，非所敢受命也。野處
無衛，非所敢久居也。二者失禮多矣。夫無禮

而生不若早死使者馳以告公更取安車比
其及也則自經矣傳母救之不絕傳母曰使
者至輜駟已具姬氏蘓然後乘而歸君子謂
莊姜貞靜伯姬賢行孟姬好禮而衛莊宋共
齊孝公不逮也利止出貞耳
六三歸妹以須及歸以娣象曰歸妹以須未
當也
六三陰柔而不中正又為悅之主女之不正
人莫之娶者也故為未得所適及歸為娣之

象○此陳后妬悍怨望坐廢退處長門宮帝
不復念之當此各矣賢則為嫡不賢則為娣
古人嫡妾之禮其嚴若此後世以妾媵為夫
人徒欲尊寵其所愛而不虞卑其身以妾母
為夫人徒欲崇貴其所生而不虞賤其父越
禮瀆倫其失春秋之義多矣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象曰愆期之志有
待而行也
九四以陽居上體而無正應乃賢女不輕從

易學義林 卷之七 六十一
人而愆期以須匹歸者也非不售也待得佳
配而後行也○昔華孟姬好禮貞一過時不
嫁齊中求之禮不備終不往遠別避嫌莫能
備禮求為齊國稱其貞孝孝公聞之乃脩禮
親迎於華氏之室盡禮而後行夫婦之道非
遲歸有時乎河間趙婕妤少好清淨六年卧
病右手拳飲食少武帝過河間望氣者云東
北有奇女推得之召到娑色甚佳帝持其手
伸之得玉鉤號鉤弋夫人生昭帝○孟光謂

梁鴻曰竊聞夫子高義簡斥數婦妾亦偃蹇
數夫矣○袁隗娶馮融之女倫隗嫌其裝遣
過盛倫曰若欲慕鮑宣梁鴻之高妾亦請從
少君孟光之事矣隗曰處姊未遠先行可乎
對曰妾姊高行殊邈未遭良匹不似鄙薄苟
然而已此亦遲歸有時之義也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
幾望吉 象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
其位在中以貴行也

其六五柔中居尊下應九二尚德而不貴飾故
為帝女下嫁而服不盛之象女德之盛無以
六加此矣如月之幾望雖盈而不亢乃為吉也
○宿瘤女者齊閔王之后也初閔王出遊至
東郭百姓盡觀宿瘤採桑如故王怪問之對
曰妾受父母教採桑不受教觀大王王曰此
奇女也惜哉宿瘤女曰婢妾之職屬之不二
子之不忘中心謂何宿瘤何傷王大悅之曰
此賢女也遣使者金百鎰往聘迎之父母驚

惶欲洗沐加衣裳女曰如是見王則變容更
服不見識也於是如故隨使至宮中諸夫人
皆掩口而笑王大慙曰且無笑不飾耳夫飾
與不飾固相去十百也女曰夫飾相去千萬
尚不足言何獨十百也昔堯舜自飾以仁義
雖為天子安於節儉今數千歲天下歸善焉
桀紂不自飾以仁義習為苛文淫靡身死國
亡至今千餘歲天下歸惡焉閔王大感立瘤
女為后躬履節儉化行鄰國宿瘤女有力焉

及女死之後齊國遂亂○漢明帝后馬氏德冠後宮既正位宮闈愈自謙肅常衣大練裙不加緣朔望諸姬主朝謁望見后袍粗踈以為綺縠就視乃笑后曰此繒特宜染色故用之耳宿瘤明德之賢豈非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獨良乎○
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象曰上六无實承虛筐也
上六女歸之終而无應女歸之無終者也夫

婦共承宗廟無實無血不能承祀矣何利之有焉○魯文公薨其妾敬嬴以仲遂為援殺太子惡及弟視立敬嬴之子是為宣公致哀姜遜于齊哭而過市市人皆哭○衛姑定姜者衛定公之夫人公子之母也公子既娶而死其婦無子畢三年之喪姑定姜歸其婦自送之至於野恩愛哀思悲心感慟立而望之揮泣如雨君子謂定姜為慈姑哀姜之大歸定姜之送婦其承筐无實之謂乎○家語曰

孔子在衛晨興顏回侍側聞哭聲甚哀子曰
汝知此哭何者回曰此哭聲非但為死者又
為生別離子曰何以知之對曰回聞完山之
鳥生四子焉羽翼既成將分乎四海其母悲
鳴而送之哀聲有似於此為其往而不返也
孔子使問哭者果曰夫死家貧賣子葬之與
之長決子曰善於識音矣歸妹上六之窮其
似之矣

三三 離上

震上 離下 震上 離下 震上 離下 震上 離下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豐大也以明而動盛大之勢也天位之尊四
海之富羣生之衆王道之大極豐之道其惟
王者乎豐有亨道為然王者至此盛極當衰
則又有憂道焉聖人以為徒憂無益但能守
常不至於過盛則可矣故戒以勿憂宜日中
也

彖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王假之尚大也勿憂
宜日中宜照天下也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

易學義林

卷之二

六十一

盈虛與時消息而况於人乎况於鬼神乎
於豐盛之時而為此誠欲其守中不至過盛
處豐之道豈易也哉

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折獄者必照其情實惟明克允致刑者以威
於奸惡唯漸乃成故取威照並行之象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象曰雖旬
无咎過旬災也
配主謂四旬均也天下之相應者常非均敵

如陰之從陽下之附上敵則安肯相從惟豐
之初四用則相資應則相成故雖均是陽剛
相從而無過咎也蓋非明則動無匹之非動
則明無匹用相資而成用同舟則胡越一心
共難則仇怨協力事勢使然也○諸侯懼楚
而八國同盟於是**有召陵之會**曹操東下而
吳蜀相援於是**有赤壁之戰**謂其心之本同
非也勢使然也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

象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六二居豐之時為離之主至明者也而上應
六五柔暗之君為日中見斗之象往而從之
必及見疑惟在積其誠以感發之則吉古人
之事庸君常主而克行其道者已之誠意上
達而君見信之篤耳管仲之相桓公孔明之
輔後主是也○唐德宗怨蕭復之剛方為輕
朕而稱盧杞之忠清怒姜公輔之直諫為沽
名而悅趙憬之傾險踈陸贄之忠誠為怨望

而進裴延齡之聚斂昏迷倒置非日中見斗
往得疑疾者乎○李懷光之亂德宗幸梁州
會唐安公主薨上欲造塔厚葬宰相姜公輔
諫曰山南非久安之地且宜儉薄以副軍須
之急上謂陸贄曰造塔小費非宰相所宜論
公輔正欲指朕過失自求名耳陸贄奏曰凡
論事者審問理之是非豈計事之大小陛下
又安可忽而勿念乎若謂諫諍為指過則部
心之主不冝見罪於哲王以忠言為取名則

匪躬之臣不宜垂訓於聖典假有意將指過
諫以取名但能聞善而遷見諫不逆則所指
者適足以彰陛下莫大之善所取者適足以
資陛下無疆之休因而利焉所獲多矣倘或
怒其指過而不改則陛下招惡直之譏黜其
取名而不容則陛下被違諫之謗是乃掩已
而過彌著損彼名而名益彰果而行之所
失大矣上猶怒罷公輔為左庶長一疏
義精論確深中入主懷諫之失因見於此

云○楊誠齋曰世無不霧之晨而霧不能以
晨為昏世無不雲之晝而雲不能以晝為夜
蓋青天白日之清明非雲霧所能掩故也今
日中至明之時而見斗何也六二為離之主
而居中有小人以揜吾君之明小人者誰乎
上六是也夫君道之所在強不在折敵衝而
莫強於折邪佞明不在察淵魚而莫明於察
奸欺唐德宗以柔暗之資力為強明之迹祗
成其疑疾而已矣雖然臣子之道不以君之

易學義林 卷之七
明暗而二其心也一以至誠孚信以發吾志而已盡吾之誠心而君不疑不疾固吉也疑為疾焉亦吉也故梁州之行求贄不得而帝泣贄不以為已悅忠州之貶終其身不還贄不以為已凶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沫折其右肱无咎象曰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沛幡幔也其閉甚於蔀矣沫小星也三居明體之上陽剛得正本能明者也應陰柔無位

之上六暗昧之甚日中見沫之象也賢智之才遇明君則能有為於天下上無可賴之主則不能有為如人之折其右肱也亦無所歸咎矣○秦始皇見韓非之書以為得見此人則死不恨矣非既至則聽讒而誅之漢武見相如子虛之賦恨不得與之同時相如既至則踈而遠之惟文亦然蔡邕得主充論衡而寶之秘不以示人世遠故也張竦得揚子雲太玄法言不屑一觀與其人比肩故也○曹

魏猜忌骨肉強臣擅命曹周力勸親親以固
維城之基百足之蟲至死不僵之喻非不切
而其主不能用至使社稷無衛悲夫○晉武
諸子獨齊王攸最賢舉動有禮沉毅善謀宜
留鎮京師以為戾弱嗣子之輔乃聽荀勗馮
紘之譖出之青州憤恚而卒非日中見沫折
其右肱者乎一手不能舉鴻鼎一臂不能推
大車天下大事而以一人為之惟見民益稿
而不蘓君益暗而不明九三獨立無助拱手

太息而已

九四豐其蔀月中見斗遇其夷主吉 象曰豐
其蔀位不當也月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
吉行也

四雖大臣之位而遇陰暗柔弱之主豈能致
豐大也故為豐蔀月中見斗之象然與初皆
以陽剛同德相應以四之才得在下之賢為
之助豈無益乎故遇其夷主吉之道也○季
文子執魯國之政事襄公中才之主而有孟

獻子淋孫豹之賢與之同德相應故公如晉
而獻子相之能答頓首之禮知武子來聘淋
孫豹如晉報之能拜鹿鳴四牡皇華之賜魯
之社稷實嘉賴之○孔子攝相於定公之日
有仲由南宮敬淋為之徒故能相夾谷之會
及齊之侵疆隨三都收其甲兵魯之興也勃
焉使無女樂之阻王道其成矣非所謂遇其
夷主而吉者乎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質雖柔暗若能來致在下章美之才而用之
則有福慶又得美譽吉之道也○天生人才
自足供一代之用而忠言嘉謨之士未嘗無
效用之思惟人君虚心恭己而來之何匹為
而不成故晉襄非圖霸之主能用先軫為師
而于敵之後敗秦穆之兵齊景豈願治之君
能聽晏子進規而省刑蒞政顯名於諸侯世
豈乏才貴人主有以來之耳慶譽之吉來章
之錫也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闕其戶聞其无人三歲不
覲凶 象曰豐其屋天際翔也闕其戶聞其无
人自藏也

以陰柔居豐大而在無位之地乃高亢昏暗
自絕於人人誰與之故豐大其屋及以自蔽
之象闕其戶則聞其无人也至於三歲之久
而不知變其凶宜矣紂之瓊宮瑤臺拒諫飾
非而不知變陳後王玉樹後庭沈湎淫樂韓

易學義林下經卷之七終
擒虎濟師長江後主猶昏睡不醒其凶宜矣

